

潮州方言鼻音声母

——规则、演变、层次*

徐宇航 张凌

提要 本文结合语音实验与 19 世纪罗马字材料,研究潮州方言鼻音声母的声韵搭配规则、去鼻化音变及其与层次叠加形成的复杂音类。依实验结果,本文证明传统音系所描写的潮州方言 N_1V 、 N_1VN_2 、 N_1VC_2 实为 $N_1\tilde{V}$ 、 $N_1\tilde{V}N_2$ 、 $N_1\tilde{V}C_2$ 结构。因而潮州方言符合闽南方言鼻音声韵搭配规则:鼻音声母须与鼻化元音搭配。这一规则制约历时发生了去鼻化音变,并改造进入方言的晚近层次,造就了潮州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在鼻音声母读音类型上的差别。

关键词 潮州方言 鼻音声母 去鼻化音变 层次叠加 语音实验 罗马字语料

1. 引言

粤东地区潮州方言与福建厦门、泉州、漳州等地方言一致,同属闽南方言,语音共性众多。闽南方言中古次浊鼻音声母 m 、 n 、 η 历史上曾发生“去鼻化音变(或称鼻音塞化音变)”^①,变读 b 、 l 、 (d) 、 g ^②,去鼻化音变的规则为“鼻音声母须与鼻化韵母相搭配”,音系中但凡存在鼻化元音(包括阴声韵鼻化增生与阳声韵鼻音韵尾弱化形成的鼻化元音)皆因声母的“顺同化”作用,不发生去鼻化音变,非鼻化元音音节则一律发生去鼻化音变。该音变现象的发生机制高本汉(1940/2003:261)、胡方(2005)和朱晓农、寸熙(2006)已阐明,其发生年代晚于闽南方言“全浊声母清化”、“阳声韵弱化成为鼻化韵”音变,也为 Lien(2000)、徐馥琼(2010)所论述。然而,去鼻化音变与层次叠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潮州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鼻音声母的读音差异,目前却无令人信服的解释。

今潮州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都具有 N_1V 结构^③,这种 N_1V 的元音 V 受声母顺同化影响,实为 \tilde{V} (下文语音实验亦证明),这在闽南方言内部不具争议,本文不赘述。因去鼻化音变,福建闽南方言只有 C_1VN_2 、 C_1VC_2 ,无 N_1VN_2 、 N_1VC_2 结构。而据传统音系描写,潮州方言除了 C_1VN_2 、 C_1VC_2 结构,还具有 N_1VN_2 、 N_1VC_2 结构,如“忙”记为 $ma\eta$ ，“目”记为 mak ^④。此音系描写

* 《中国语文》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的修改提出精湛意见,特此致谢;文中疏漏,责在作者。

① “去鼻化音变”即 *denasalization*,指鼻音声母演变为塞音声母的过程,亦称“鼻音塞化音变”。以鼻音声母 m 为例,去鼻化音变指的是 m 演变为 b 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中可能经过“ m ” b 阶段。

② 胡方(2005)曾论证厦门方言的 b 、 l 、 g 声母实为“ m ” b 、“ n ” d 、“ η ” g ,本文同意这种观点,但更关注塞化与非塞化读音的层次问题,故对 b 、 l 、 g 的读音实质不展开论述。

③ 本文以 N 代表鼻音性的辅音, C 代表非鼻音性的辅音, V 代表元音,辅音下标为 1 代表是声母,辅音下标为 2 代表是韵尾, \sim 代表鼻化特征。

④ 参看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2003:305、104),“忙”“目”在福建闽语中为 $ba\eta$ / $b\partial\eta$ 、 bak / $b\partial k$ 。

方式似乎表示,潮州方言鼻音声母可与非鼻化韵母(aŋ、ak)相搭配。如这种搭配类型属实,则潮州方言违背了“鼻音声母须与鼻化韵母相搭配”的闽南方言通则,也让去鼻化音变的制约规则荡然无存。

从逻辑上讲,音系搭配规则源于音节结构分析,潮州方言既与福建闽南方言历时上共享去鼻化音变,制约音变的规则与音变所形成的结构不应存在矛盾。潮州方言19世纪罗马字语料记有与 N_1VN_2 、 N_1VC_2 并存的 C_1VN_2 、 C_1VC_2 ,也更进一步说明 N_1VN_2 、 N_1VC_2 并非未参与去鼻化音变的残留。这种结构与规则表面上的矛盾,是传统音系描写对音值的简单化处理使然。换言之,我们认为,潮州方言并未违背鼻音声母须与鼻化韵母相搭配规则,传统音系描写的 N_1VN_2 、 N_1VC_2 结构,实应为 $N_1\tilde{V}N_2$ 、 $N_1\tilde{V}C_2$ 结构。

2. 语音实验

2.1 实验设计

表1 实验例字表

	$C_1\tilde{V}$	C_1V	N_1V	N_1VN_2	C_1VN_2	N_1VC_2	C_1VC_2
[a]	胆 [tã ⁵³]	打 [tã ⁵³]	那 [nã ⁵³]	□我们 [nãŋ ⁵³]	党 [taŋ ⁵³]	纳 [nak ⁵¹]	毒 [tak ⁵¹]
[ɛ]	平 [pɛ ⁵⁵]	爬 [pɛ ⁵⁵]	瞑 [mɛ ⁵⁵]	明 [mɛŋ ⁵⁵]	凭 [pɛŋ ⁵⁵]	脉 [mɛŋ ⁵¹]	麦 [bɛŋ ⁵¹]
[i]	缠 [ti ⁵⁵]	脾 [pi ⁵⁵]	糜 [mi ⁵⁵]	民 [miŋ ⁵⁵]	贫 [p ^h iŋ ⁵⁵]	密 [mik ⁵¹]	蜜 [bik ⁵¹]
[ɔ]		无 [bɔ ⁵⁵]	毛 [mɔ ⁵⁵]	摸 [mɔŋ ⁵⁵]	鹏 [p ^h ɔŋ ⁵⁵]	膜 [mɔŋ ⁵¹]	薄 [pɔŋ ⁵¹]
[u]		浮 [p ^h u ⁵⁵]		门 [muŋ ⁵⁵]	□吹气 [puŋ ⁵⁵]		□番石榴 [puk ⁵¹]
[ɣ]		渠 [k ^h ɣ ⁵⁵]		银 [ŋɣŋ ⁵⁵]	勤 [k ^h ɣŋ ⁵⁵]	吃 [ŋɣk ²¹]	乞 [k ^h ɣk ²¹]

我们选取涵盖潮州方言音系六个元音 a, ɛ, i, ɔ, u, ɣ 的音节,例字遍及传统描写的结构 $C_1\tilde{V}$, C_1V , N_1V , N_1VN_2 , C_1VN_2 , N_1VC_2 , C_1VC_2 , 对同一元音,亦尽量统一声母发音部位与声调^⑤。这样设计可最大程度集中关注 N_1 与 C_1 对 V 的影响,避免辅音发音部位和声调的干扰。同时,字表设计也兼顾常用原则,具有异读的例字加注词汇说明,并解释“有音无字”音节,若发音人无法理解,则放弃该音节录音,避免读音生硬。实验例字详见表1,实验预设(hypothesis)为: N_1 后的 V 、 VN_2 、 VC_2 ,鼻化程度与 $C_1\tilde{V}$ 中的 \tilde{V} 相若,而与 C_1V 的 V 有显著差别。

为了让语音学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本文有意增加数据量,采集了六位发音人^⑥的语音数据。每位发音人将每一例字清晰朗读五遍,做声学测量时,舍弃发音不到位或含混的音节。

2.2 声学测量

据Chen(1996), A_1-P_0 能用来衡量鼻化度强弱。 A_1 是靠近第一共振峰的谐波峰值。 P_0 是一个低频率的谐波值,通常是第一谐波 H_1 或第二谐波 H_2 。对于音高域较低的人来说, P_0 是 H_2 ,对于音高域较高的人来说, P_0 是 H_1 ,对应于鼻腔的共鸣。一般来说,鼻化度越强, A_1-P_0 越低;鼻化度越弱, A_1-P_0 越高。

⑤ 声调尽量统一为音高较高的53或51调,只有“吃”和“乞”例外,但作为 N_1VC_2 和 C_1VC_2 的对比,这两者的声调也同为21。

⑥ 发音人三男三女共六人,皆为从未长时间离开潮州市区的当地中年人,具体年龄信息如下:男: XH(1954)、CYH(1959)、CYX(1962);女: CYR(1956)、CYD(1964)、ZXZ(1964)。

本文根据 Shue 等(2011)测出 A_1 、 H_1 和 H_2 值,再根据发音人的音高域决定 P_0 为 H_1 或 H_2 。一般来说,男性发音人的 $P_0 = H_2$,女发音人的 $P_0 = H_1$ 。为了更好地代表元音鼻化度,我们先在 Praat 中标出各音节元音段的起点和终点。因元音前三分之一时段可能会受“辅音-元音过渡段”影响,后三分之一时段可能会出现弱化现象,“元音中间段”一般而言最稳定,最能代表元音自身性质,故测取 A_1 、 H_1 和 H_2 时,只选取元音段中间三分之一时长段数据。

2.3 实验结果

图 1 列出鼻化元音、 N_1 后的元音及 C_1 后的元音之 A_1-P_0 值对比,误差杆代表 ± 1 个标准差。图中“全部元音”指六个元音 a、 ϵ 、i、 ɔ 、u、 γ 汇总的结果。由图 1 可见, C_1 后的元音 A_1-P_0 值总是明显比另外两组元音高,而鼻化元音和 N_1 后的元音 A_1-P_0 值比较接近。这说明 C_1 后的元音鼻化度比另外两组要低,而鼻化元音和 N_1 后的元音鼻化度比较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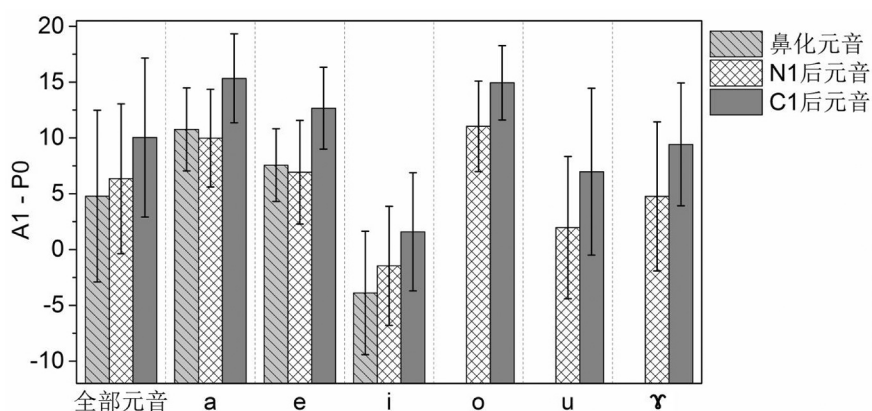


图 1 鼻化元音、 N_1 后的元音及 C_1 后的元音之 A_1-P_0 值对比

表 2 事后多重检定 (post hoc, Games-Howell test) 的 p 值^⑦

	鼻化元音与 N_1 后元音	鼻化元音与 C_1 后元音	N_1 后元音与 C_1 后元音
全部元音	0.143	<0.001	<0.001
a	0.562	<0.001	<0.001
ϵ	0.688	<0.001	<0.001
i	0.105	<0.001	0.001
ɔ	无对比	无对比	<0.001
u	无对比	无对比	0.001
γ	无对比	无对比	<0.001

本文还对实验数据作进一步统计检验分析,以元音鼻化组别(鼻化元音、 N_1 后的元音和 C_1 后的元音三组)为因素,以 A_1-P_0 值为因变量,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检验结果表明全部元音 a、 ϵ 、i、 ɔ 、u、 γ 皆展现元音鼻化组别间有显著差异($p < 0.001$)。我们还进一步使用 Games-Howell Test 进行事后多重检定(Post-hoc),将鼻化元音、 N_1 后的元音和 C_1 后的元音三个组别的 A_1-P_0 数据两两比较,结果列于表 2。在表 2 中,若 p 值大于 0.05,则说明两个组别之间无显著差异;若 p 值小于 0.05,则说明两个组别有显著差异, p 值越小则差别越显著。

⑦ 如表 1 所示, ɔ 、u 和 γ 无鼻化元音例字,因而表 2 的前两栏无对比。

表2的 p 值表明,“鼻化元音和 N_1 后元音”组别在各种情况下都没有显著差异($p>0.05$)。换言之,从统计学意义来看,鼻化元音和 N_1 后元音的 A_1-P_0 数据等同,即鼻化元音和 N_1 后元音的鼻化度相若。而 C_1 后元音无论与鼻化元音相比,还是与 N_1 后元音相比,都存在显著差异($p=0.001$),即表示 C_1 后的元音与另外两组元音(鼻化元音和 N_1 后的元音)的鼻化度差异从统计学上看都非常显著。

综合图1和表2的结果可知: N_1 后的元音和鼻化元音 A_1-P_0 值相若,鼻化度相近。而这两者的 A_1-P_0 值显著地比 C_1 后的元音更低,即鼻化程度比 C_1 后的元音明显更强。简言之,按鼻化度区分, N_1 后的元音和鼻化元音都较强,可归为一类; C_1 后的元音较弱,单独成类。实验印证了我们的预设—— N_1 后的 V 、 VN_2 、 VC_2 ,鼻化程度与 $C_1\tilde{V}$ 中的 \tilde{V} 相若,而与 C_1 后的 V 有显著差别。因此,潮州方言的 N_1VN_2 、 N_1VC_2 ,实为 $N_1\tilde{V}N_2$ 、 $N_1\tilde{V}C_2$,鼻音声母后的 V 、 VN_2 、 VC_2 ,实际上全部带上了鼻化特征,即 \tilde{V} 、 $\tilde{V}N_2$ 、 $\tilde{V}C_2$ 。

3. 粤东闽语鼻音声母的读音层次

据语音实验结果,传统音系描写所记录的潮州方言 N_1VN_2 、 N_1VC_2 音节,其韵母主元音皆为带上鼻化色彩的 $\tilde{V}N_2$ 、 $\tilde{V}C_2$ ⑧。因此,潮州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的鼻音声韵搭配规则并无区别,即“鼻音声母须与鼻化韵母相搭配”的规则,同样适用潮州方言,为闽南方言通则。上文提及潮州方言的“忙”和“目”,音值也并非 $maŋ$ 和 mak ,而是 $mãŋ$ 和 $māk$ 。证明闽南方言内部共有“鼻音声母须与鼻化韵母相搭配”规则,对分析去鼻化音变及潮州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鼻音声母读音类型的区别,具有重要作用。

如引言所述,因去鼻化音变,闽南方言形成了由鼻音声母 $m\rightarrow n\rightarrow \eta$ 变读的塞音声母 $b\rightarrow l\rightarrow g$ 。Lien(2000)认为,在去鼻化音变中,厦门方言走得较快,潮州方言发展滞后,因此还残留 $N_1\tilde{V}N_2$ 、 $N_1\tilde{V}C_2$ 的层次。徐馥琼(2010)则认为历时有两次去鼻化音变,第二次去鼻化造就了福建闽南方言 $b\rightarrow l\rightarrow g$ 与粤东潮州方言 $m\rightarrow n\rightarrow \eta$ 的区别。联系历时语料,我们对上述解释提出质疑。在19世纪罗马字语料⑨中,我们发现今天在潮州方言仅读 $m\rightarrow n\rightarrow \eta$ 的 $N_1\tilde{V}N_2$ 音节,19世纪具有 $b\rightarrow l\rightarrow g$ 声母读法,如表3所示。

“慢、网、门/们、问”在19世纪的读音提示,潮州方言与厦门方言曾共有因去鼻化音变形成的 $b\rightarrow l\rightarrow g$ 层次。因此,在去鼻化音变发展中,潮州方言并未比福建闽南方言滞后。去鼻化音变完成后,新的鼻音声母仍可存在,则证明并无第二次去鼻化音变。

⑧ 从音值上讲,汉语其他方言中 N_1VN_2 、 N_1VC_2 音节,其韵母主元音也是带上鼻化色彩的 $\tilde{V}N_2$ 、 $\tilde{V}C_2$,但因其他方言音系中鼻化元音与非鼻化元音并无音位区别(如普通话“怕”,读 p^h_a 或 $p^h_ã$,后者听起来不标准,但两者并无音位差异),因此汉语其他方言的 $\tilde{V}N_2$ 、 $\tilde{V}C_2$,主元音做不做鼻化描写,不影响音系,故在音位处理上,多数方言只写 VN_2 、 VC_2 ,不写 $\tilde{V}N_2$ 、 $\tilde{V}C_2$ 。

⑨ 现今发现的粤东地区19世纪罗马字语料有12本,基础音系皆为潮州府城方言,即本文所述潮州方言音系(参看徐宇航,2013),对音韵层次,特别是文读层次作较详尽描写的,主要是Gibson(1886)、Steele(1924)两本语料,本文以这两本语料为主要参考。19世纪厦门方言则参考Douglas于1873年编写的《厦英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及“闽客语典藏”数据库。

表3 现代和19世纪厦门方言和潮州方言的例字读法

	慢	网	们/门	问	目
现代厦门方言	[ban]	[baŋ]	[bun _ɿ /mŋ _ɿ]	[bun _ɿ /mŋ _ɿ]	[bɔk _ɿ /bak _ɿ]
19世纪厦门方言	[ban]	[baŋ]	[bun _ɿ /mŋ _ɿ]	[bun _ɿ /mŋ _ɿ]	[bɔk _ɿ /bak _ɿ]
现代潮州方言	[mãŋ]	[mãŋ]	[mũŋ]	[mũŋ]	[māk]
19世纪潮州方言	[buan]	[buaŋ/mãŋ]	[bun _ɿ /mŋ _ɿ]	[bun _ɿ /mŋ _ɿ]	[mɔk _ɿ /māk _ɿ]

我们认为,潮州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在鼻音声母读音类型上的差别,是潮州方言受到晚近层次鼻音声母的影响,基于“鼻音声母须与鼻化韵母相搭配”规则形成的新走向。共同经历去鼻化音变之后,闽南方言共有来自鼻音声母的 C_1V 、 C_1VN_2 、 C_1VC_2 结构,而粤东闽语也逐渐从福建闽南方言中分离出来。与福建闽南方言分离后的潮州方言受到鼻音声母并未经历去鼻化音变方言的影响,因“鼻音声母须与鼻化韵母相搭配”规则的存在,此时潮州方言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将新进层次的鼻音声母再次去鼻化,形成新的塞音声母(即二次去鼻化),而韵母主元音保留非鼻化;第二,保留新进层次的鼻音声母,而韵母主元音改造为鼻化元音。

由语言事实可知,潮州方言选择了第二种方式,形成了 $N_1\tilde{V}$ 、 $N_1\tilde{VN}_2$ 、 $N_1\tilde{VC}_2$ 音节,与已完成去鼻化音变的 C_1V 、 C_1VN_2 、 C_1V 和更早期因韵母为鼻化元音而未参与去鼻化音变的阳声韵 $N_1\tilde{V}$ 构成层次差异。而厦门等地福建闽南方言仅受官话调整,并未与粤东闽语一样受他方言层次影响,因此音系中仅有阴声韵 $N_1\tilde{V}$ 结构,并无 $N_1\tilde{VN}_2$ 、 $N_1\tilde{VC}_2$ 结构^⑩。如此,上述“慢、网、门/们、问”在现代潮州方言中声母为 m -而在现代厦门方言中声母为 b -。潮州方言异于厦门方言的 m - n - η -声母层次与长期接触共生的客家方言相关。早期的潮州、晚期的汕头是客家人走向海洋的必经之道,许多到潮汕上学、经商、做官等的客家人经过一两代人不知不觉变成潮汕人^⑪。据饶宗颐、黄挺的研究,粤东潮汕人与客家人族源相同,虽语言与民俗文化有异,但互相交往,非常容易转化。“客家祖”的“潮州人”在潮汕地区并不少见。饶先生祖上就是移居潮州府城的大埔县客家人。^⑫除了上述闽、客交往在粤东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之外,有两点证据可作为潮州方言这种晚近 m - n - η -声母与客家方言相关的证据。第一,现代潮州方言读 m - n - η -声母的 $N_1\tilde{VN}_2$ 、 $N_1\tilde{VC}_2$ 音节,在客家方言^⑬中声母皆为鼻音声母 m - n - η - η - η -。第二,粤东地区各方言 m - n - η -声母的多寡与闽、客接触程度基本成正比例关系,如潮州方言读 b -声母的“漫、闷、万、文、望_ɿ”各字,在毗邻揭西客家方言区的揭阳市闽南方言中“漫、望_ɿ”读 m -，“闷、万、文”读 b -在闽、客家方言接触更为剧烈的饶平地区黄冈闽南方言则全部读 m -声母^⑭。潮州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在鼻音声母读音类型上的差异,如下页表4所示。

^⑩ 今厦门方言阴声韵文读音呈现 N_1 、 C_1 、 N_1/C_1 两读的情况,以明母字为例,“磨(~擦)魔麻模马骂买卖”读 m ，“妙秒庙描眉美”读 b ，“貌冒茂”具有 m/b 两读(参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2003),可见厦门等地方言受晚近层次的影响不大,历经去鼻化音变的阴声韵字处于由 C_1 向 N_1 转变的过程中。

^⑪ 此观点为匿名评审专家告知,特此致谢。

^⑫ 参看黄挺(2005)。

^⑬ 客家方言材料参考《汉语方音字汇》(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2003)及《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1992)。

^⑭ 饶平方言材料参考徐馥琼(2010:281);揭阳方言材料参考蔡俊明(1991:1123/1116/34/38/34)及“中国五省区与东南亚闽方言的调查及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并参考揭阳市区发音人YQZ(女,1985)与HYX(女,1981)音系。

表4 闽南方言鼻音声母的层次与演变^⑮

	文读			白读		
	阳声韵	入声韵	阴声韵	阳声韵	入声韵	阴声韵
闽南 整体	$N_1 \tilde{V}N_{2(\text{文}1)}$	$N_1 \tilde{V}C_{2(\text{文}1)}$	$N_1 \tilde{V}_{(\text{文}1)}$	$N_1 \tilde{V}_{(\text{白}1)}$	$N_1 \tilde{V}C_{(\text{白}1)}$	$N_1 \tilde{V}_{(\text{白}1)}$
	↓	↓	↓	↓	↓	↓
	$C_1 VN_{2(\text{文}1)}$	$C_1 VC_{2(\text{文}1)}$	$C_1 V_{(\text{文}1)}$	$N_1 \tilde{V}_{(\text{白}1)}$	$C_1 V_{(\text{白}1)}$	$C_1 V_{(\text{白}1)}$
潮州	$N_1 \tilde{V}N_{2(\text{文}2)}$	$N_1 \tilde{V}C_{2(\text{文}2)}$	$N_1 \tilde{V}_{(\text{文}2)}$			

由表4可见,闽南方言错综复杂的鼻音声母读音格局是外来层次和本源音变叠加所致。白读层在闽南方言内部具有一致性,文读层则展现层次差异,潮州方言 $N_1 \tilde{V}N_2$ 、 $N_1 \tilde{V}C_2$ 音节,实为方言对新文读层韵母改造的结果^⑯。闽南方言鼻音声母的演变规则可表达为:

$$(I) N_{1(\text{白})} > N_1 / _ \tilde{V}; N_{1(\text{文}1)} > C_1 / _ V$$

$$(II) V_{(\text{文}2)} > \tilde{V} / N_1 _ \#$$

$$(III) VN_{2(\text{文}2)} > \tilde{V}N_2 / N_1 _ _ ; VC_{2(\text{文}2)} > \tilde{V}C_2 / N_1 _ _$$

(I)为去鼻化音变规则,(II)为阴声韵元音鼻化规则,(III)为阳/入声韵元音鼻化规则。其中,(I)、(II)为闽南方言共性,(III)展现潮州方言个性。

4. 结论

本文以潮州方言为例,通过语音实验证明传统音系所描写的 $N_1 VN_2$ 、 $N_1 VC_2$ 结构,实为韵母主元音鼻化了的 $N_1 \tilde{V}N_2$ 、 $N_1 \tilde{V}C_2$,从而证明潮州方言符合闽南方言鼻音声母声韵搭配通则:鼻音声母须与鼻化韵母相搭配。继而结合19世纪罗马字语料,论证潮州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在鼻音声母读音类型上的差别,是潮州方言据“鼻音声母须与鼻化韵母相搭配”规则对晚近层次改造的结果。潮州方言保留了晚近的鼻音声母,将音节韵母的主元音改造为鼻化元音。福建闽南方言则无此层次发展。共时语音实验与历时罗马字材料的综合运用,解决了去鼻化音变与层次叠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潮州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鼻音声母的读音差异问题。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
 蔡俊明 1991 《潮州方言词汇》,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语文研究中心。
 高本汉(著) 赵元任 罗常培 李方桂(合译) 1940/2003 《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胡方 2005 《论厦门话[m^h、ŋ、d]声母的声学特性及其他》,《方言》第1期。
 黄挺 2005 《潮客关系简论——以潮汕地区为例》,《韩山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⑮ 表4“?”表示由塞音韵尾演变而来的喉塞韵尾。下标“文1”表示第一次进入闽南方言的文读层,“文2”表示新进层次。

^⑯ 粤东潮汕地区历来有文教传统,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之称。如Steele(1924)所述,潮州方言有文人所推崇的“正音”系统,故这种新文读层本有官话来源的可能。但因今潮州方言读鼻音声母的新文读层在晚近及今官话中未必全部读鼻音声母,而在客家方言中皆读鼻音声母;且同样有正音系统的福建闽南方言并无这种成系统鼻音声母的影响,故这批新的鼻音声母来源应与客家方言相关。

- 李如龙 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 徐馥琼 2010 《粤东闽语语音研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
- 徐宇航 2013 《十九世纪的潮州方言音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五十七期。
- 朱晓农 寸熙 2006 《试论清浊音变圈——兼论吴、闽语内爆音不出于侗台底层》,《民族语文》第3期。
- Chen, Marilyn Yun-Fei 1996 *Acoustic Correlates of Nasality in Speech*. Ph. D.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Trübner.
- Gibson, John Campbell 1886 *A Swatow Index to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Lien, Chinfa 2000 Denasalization, vocalic nasaliz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in Southern Min: A dialect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f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W1,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 Shue, Yen-Liang, Patricia Keating, Chad Vicenik, and Kristine Yu 2011 Voice sauce: A program for voice analysis. *Proceedings of the ICPhS XVII*.
- Steele, John 1924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徐宇航 香港中文大学 xyh2005@gmail.com;
张凌 香港教育大学 zhangl@eduhk.hk

第四届周有光语言文字学学术研讨会 暨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六十周年会议报道

2018年9月22日-23日,第四届周有光语言文字学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会议在杭州举行。此次会议由浙江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主办,主要议题包括:1)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2)汉语拼音研究;3)语言文字学研究;4)语文现代化研究;5)语言规划和语言战略。周有光先生是《方案》草创的重要成员,今年适逢《方案》颁布60周年,会议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22日上午,浙江大学褚超孚研究员和江苏师范大学杨亦鸣教授致开幕辞,开幕式由浙江大学楼含松教授主持。随后举行《周有光研究丛书》启动仪式,浙江大学出版社宋旭华、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云路教授向与会学者赠送图书。

会议共设四场学术报告。张先亮、王建华、刘祥柏、杨亦鸣、周荐、程工、朱岐祥、彭利贞、赵蓉晖、史光辉、赵世举、吴洁敏、邢欣、彭泽润、池昌海、徐越、郭龙生、王诚、施麟麒就汉语拼音方案的遗留问题、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原则、新时代的推普工作、小学汉语拼音教学等问题报告了研究成果。

学术报告之后由程工教授主持“周有光学术座谈会”,与会人员自由发言,交流此次研讨会的感受,并讨论了研究中心的若干发展方向。最后,王云路教授致闭幕辞,指出中心的定位是现当代语言学家学术思想研究和语文现代化研究的高地,此次会议达到了团结学人、汇聚研究力量的初衷。此次会议既是对周有光先生语言学贡献、《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的回顾和纪念,也是对新时期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展望。

(浙江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

has become a semantic conjunctive marker for sentences signaling turn-taking. Whether postpositional or prepositional, $m\grave{a}ŋ^{213}$ nonetheless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referred position of a relator is in between two relata.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at the shift in the position of $m\grave{a}ŋ^{213}$ is motivated by its alignment with the VO order.

Key Words: Shanxi dialects, Pingyao dialect, complex sentence, conjunctive marker

CAI Guomei, A study of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Puxian Min dialect

The nativ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X + e? + A + Y’ in the Puxian Min dialect exhibits the following three features. First, it reflects the general word order of ‘Adjective + Standard (AS)’ found in many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Second, it introduces the result of comparison rather than the comparative standard. Third, the comparative marker e? located before the adjectival predicates is derived from the word *jie* (解) in Min dialects,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pathway: ‘willingness > confirmation > comparison’.

Key Words: Puxian dialect,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typology, comparative marker

LIN Shaofang, SHENG Yimin, From locative to copula: A case study of *ka?* (𪛗) in the Fuqing Min dialect

The evolution from copula to locative is attested in Chinese dialects, as well as in quite a few languages in the world. First, The paper reports the usage of a multifunctional word *ka?* (𪛗, be) in Fuqing, an eastern Min dialect, and then explores its development pathway from locative to copula, therefore providing typologically new evidence of the development ‘locative > copula’. The paper concludes by proposing the possibility of bidirectional paths of evolution between copulas and locatives.

Key Words: Fuqing Min dialect, *ka?* (𪛗), copula, locative, bidirectional evolution

SUN Yizhi, An analysis of the modern affricate and fricative pronunciations of initials *cong* (从), *xie* (邪), *chong* (崇), *cheng* (澄), *chuan* (船) and *chan* (禪) in Wu dialects

In early Wu dialects, the initials *cong* (从), *xie* (邪) and *chong* (崇) were pronounced as voiced fricatives, the initials *chuan* (船) and *chan* (禪) as voiced affricates, and the initial *cheng* (澄) as a voiced plosive. Later, some characters with the initials *chuan* or *chan* that were originally pronounced as voiced affricates became voiced fricatives by lexical diffusion according to usage frequenc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uthoritative dialect, the voiced affricative pronunciation developed for some characters with the initials *cong*, *xie*, or *chong*, which were originally pronounced as voiced fricatives. As a result,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ong*, *xie*, *chong*, *cheng*, *chuan* and *chan* initials in Wu dialects shows a complicated picture at the synchronic level.

Key Words: Wu dialects, *cong* (从), *xie* (邪), *chong* (崇), *cheng* (澄), *chuan* (船), *chan* (禪), fricativization

XU Yuhang, ZHANG Ling, Nasal consonants in the Chaozhou dialect: Phonotactic rules,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pronunciation strat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honotactic rules and pronunciation strata of nasal consonants and vowels in the Chaozhou dialect in light of phonetic experiments and Romanization record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onetic data suggest that the putative structures of N_1V , N_1VN_2 , and N_1VC_2 in traditional transcription are actually $N_1\tilde{V}$, $N_1\tilde{V}N_2$, and $N_1\tilde{V}C_2$. Our results fit the phonotactic rule of nasal consonants and vowels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that is, nasal consonants must co-occur with nasalized vowels. This phonotactic rule is important for explaining diachronic changes of denasalization and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strata in the Chaozhou dialect.

Key Words: Chaozhou dialect, nasal consonants, denasalization, stratum, phonetic experiment, Romanization records

HUANG Dekuan, Interpretation of *zhuo* (𪛗/茁)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re has long been a debat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script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this script is *zhuo* (𪛗), which is the protoform of *zhuo* (茁), through configuration analysis, categorization of script figure, 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newly released allograph material of bamboo slips of Chu. In the inscriptions of Yin Ruins, *zhuo* (𪛗) is mainly used in personal names, place names and sacrificial names. This article interpreted the dictions for the above three uses, and identified that the sacrificial name *zhuo* (𪛗) is the word *zhui* (饑) in the